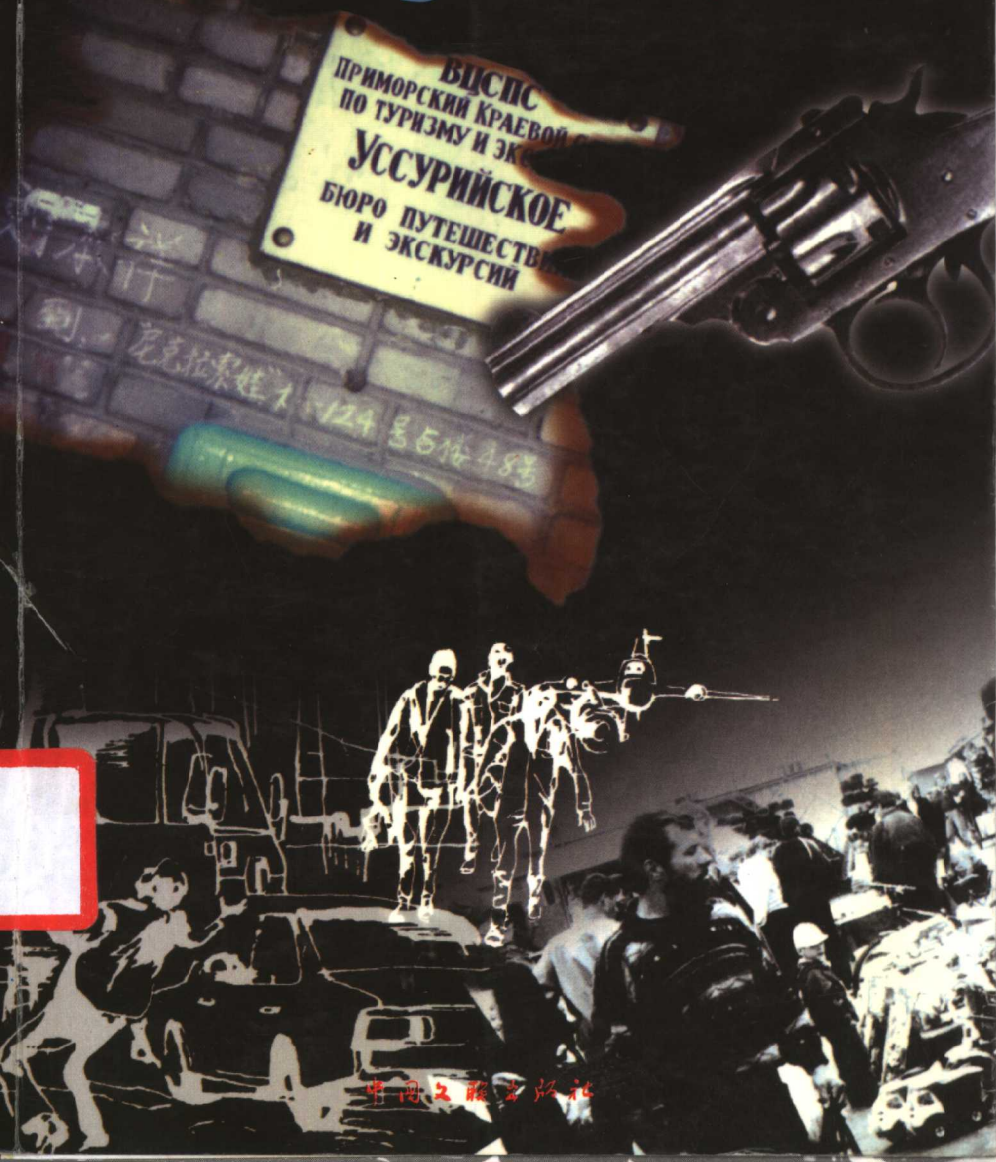


ELUOSIDEZHONGGUOHEIBANG 他他 著

俄罗斯的中国黑帮



中国文联出版社

I 253.7
T001

中国文联出版社

ELUOSIDEZHONGGUOHEIBANG 他他 著

俄罗斯的中国黑帮



2000499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俄罗斯的中国黑帮 / 他他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1

ISBN 7-5059-3715-4

I. 俄... II. 他...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9115 号

书 名	俄罗斯的中国黑帮
作 者	他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3 千字
印 张	7.625
插 页	6 页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59 - 3715 - 4 / I · 2856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上 本书作者他他

下 作者他他和俄罗斯著名画家
特卡琴科（右）、奥列加（中）



上 作者（右）和青年诗人杨柘（左）

下 杨柘和爱克桑娜

上 作者与绥芬河群众艺术馆独唱演员陈国宏（左）相会在乌苏里斯克宾馆。

下 侠肝义胆的牛志国（左二）和他的部分兄弟们（前排女除外）。





中国人开的夜总会，这在俄罗斯随处可见。



上 乌苏里斯克的中国绥芬河商贸城一角。

下 大多数中国倒爷吃住在这些用集装箱做成的瓦罐里。



因离仓库太远，倒爷们只好用这种自制的小车来回运送着货物。



俄罗斯远东地区到处都是中国人，连中国修鞋匠也比皆是。



俄罗斯警察见到中国人的第一件事肯定是检查护照，不合格便罚款。





上海参葳的中国留学生，自制了一面五星红旗，举行了庄重的升旗仪式，庆祝国庆五十周年。

下 在俄罗斯彼此失散了的中国人就是靠这种原始的方式在彼此寻找着。



上 在哈巴罗夫斯克,自由市场不自由,进国际大市场竟然也要买票。

中 俄罗斯人酷爱鲜花,图为乌苏里斯克副食品市场外卖鲜花的人比市场内卖副食品的人还要多。

下 俄罗斯人遵守秩序,不论做什么,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肯定排队。





上 俄罗斯人嗜酒如命，年轻女性也不例外。



中 俄罗斯人观念开放，大街上亲昵接吻者随处可见。

俄罗斯多妓女。报纸上满是妓女广告，妓女名片也广为散发。



目 录

开 篇	1
第 一 章	6
第 二 章	23
第 三 章	41
第 四 章	61
第 五 章	79
第 六 章	96
第 七 章	114
第 八 章	131
第 九 章	149
第 十 章	167
第十一章	184
第十二章	201
第十三章	219
结 尾	237

开 篇

我几乎被陶醉了，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满怀慨叹：“一切都显得那样平静祥和，安宁美好，我要采写的中国黑帮们，究竟在哪里呢？”

1999年9月9日下午四点多，几经周折，我和杨拓终于抵达了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市。

在此之前，早就听说俄罗斯的中国黑帮活动得十分猖獗，杀人越货，拦路抢劫，无所不为，几乎操纵了整个俄罗斯的黄、赌、毒市场，是最有势力的黑社会团伙。虽然我也曾多次到过莫斯科、圣彼得堡、海参崴等处游玩，但是，因为每一次都是随着旅游团体旅游，所到之处，不过是走马观花，隔云望月，所见到的，都是一幅轻歌曼舞太平盛世的景象，离躲在阴暗角落之中干着蝇营狗苟勾当的黑帮团伙实在是太遥远了。

我此次抵达俄罗斯，就是为了能够真正深入俄罗斯的中国黑帮，采写完那部我在心中已经酝酿了三四年之久的书稿——

《俄罗斯的中国黑帮》。

在出发之前，几位前来送行的朋友还在规劝我：“算了吧，他他，国内的新闻到处都是，随便地抓上一个便可以写得很好，非要去俄罗斯冒那个险干什么？”“对了对了，还有啊，因为卢布大幅度贬值，俄罗斯经济一落千丈，国内也是盗贼丛生，非常混乱，过去之后，不但吃住行会很困难，而且，人身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我微笑着摇了摇头，把朋友们的好意一一的拒绝了。

其实，我又何尝不知道，此次我的俄罗斯之行，不但会困难重重，而且，也会充满凶险，弄不好，连命都会搭上。不过，对于这一切，我并不害怕。从杂志社辞职做自由撰稿人已经有五个年头了，写过的纪实稿子，算来也有几百篇了，联系过的报纸杂志，则要以千为单位来计算，这期间，我受到过当面威胁，接到过恐吓电话，也曾遭受过非法拘禁和毒打，但是，我从来也没有低过头。

很多人都曾经这样不无醋意的对我和像我一样每日里都在忙着东奔西跑采访，然后再回到家里不分白天黑夜写稿的朋友们说：“你们写稿子的，可真赚钱！”不错，我们“写稿子的”，在外人看来，确实赚了一点钱，可是，我们这些“写稿子的”，因为后面没有一个有实力的报刊社做坚强后盾，不但在采访时没有正规的名分，而且，那么一大笔差旅费，因为没有单位给报销，都要自己掏腰包。报刊社的稿酬再高，其实也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扣掉这些费用，最后剩下的那一点点钱，实在是微乎其微啊。更何况，我们这些“写稿子的”所吃的苦，所受的罪，又有谁能够理解和体慰呢？

其实，我们这些“写稿子的”，和其他写稿子的人——那些写纯文学作品的作家们，是一样的，心中更多的，是对于写作的那一份执着而又炽烈的热爱，并不仅仅是为了钱。

和我同行的杨拓，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又特别勤奋的青年诗人，今年二十八岁，比我小两岁。几年来，他除了努力读书以外，还写下了大量的诗歌，《诗刊》、《星星诗刊》、《诗神》等报刊上曾经刊登过他的大量诗作。因为生计的缘故，他曾经在俄罗斯做过三年倒爷，后来因为卢布贬值，也因为厌倦了那种争争讲讲的世俗生活，1999年5月，他把自己积压在俄罗斯的价值十余万元的货物对半折价分给了几个熟悉的倒爷代卖，自己便打道回国，发愤写起了诗歌。

这一次杨拓去俄罗斯，一方面是为了陪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看一看他求倒爷们代卖的货物卖得怎么样了，顺便收一收账。

杨拓干过三年倒爷，有很多在俄罗斯待人接物的经验，不但与俄罗斯那边的中国倒爷们混得非常熟悉，了解一些中国黑帮在俄罗斯的内幕，而且，也非常了解俄罗斯那边的风土人情和俄罗斯人的生活习惯，再者，加上他那一口流利而又老到的俄语会话，使我的心里，或多或少的，有了一点底儿。有了他做向导，我相信，一切能进行得更加便利一些。

我们很顺利地住进了乌苏里斯克宾馆904房间。

乌苏里斯克宾馆是乌苏里斯克市最大也是最豪华的宾馆。早几年，苏联尚未解体和卢布尚未贬值之前，大批的中国倒爷涌入了乌苏里斯克市，聚集在了乌苏里斯克宾馆里。于是，便有聪明的中国人开始承包乌苏里斯克宾馆，先是一楼，继而是

二楼，然后是三楼，渐渐的，像蚕食桑叶一样，把整整九层的乌苏里斯克宾馆全都给吞并了。

理所当然的，中国人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俄罗斯人的不满。有几个外地来乌苏里斯克市出差的俄罗斯人，因为乌苏里斯克宾馆都被中国人住满了，自己无处可住，便在几个当地人的唆使下，联合到市政府去上访，要求市政府出面干涉，把乌苏里斯克宾馆归还给俄罗斯人。市政府也早就觉得把整座乌苏里斯克宾馆都承包给了中国人不太妥善，便借机收回了一三 layers，其余的仍然由中国人承包和管理。

后来，见宾馆业有利可图，乌苏里斯克市的俄罗斯人相继盖起了十几栋大楼，专门出租给前来做生意的中国倒爷们。中国人在俄罗斯住宿不再像以前那样艰难了，但是，因为是中国最早入宿的宾馆，乌苏里斯克宾馆在中国倒爷们心目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了。新建的小宾馆为了招揽中国人，价钱要比乌苏里斯克宾馆便宜许多，逐渐的，小倒爷们搬走了，乌苏里斯克宾馆里只剩下那些比较有钱或者是生意做得比较好的倒卖木材、粮食、蔬菜的商人们，再就是我此次前来所要采写的那些人物——黑帮分子。

乌苏里斯克市高层建筑极少，楼房一般都是六七层的，还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居民住着老式的平房，乌苏里斯克宾馆是乌苏里斯克市最高的建筑。打开九楼的窗子，便可以俯瞰大半个乌苏里斯克市了。此时，太阳已经西斜，阳光洒在乌苏里斯克市稀疏而又错落有致的间或夹杂着白桦树的房屋上，仿佛镀了一层金子一样。秋天刚刚来临，偶尔有秋风袭过，片片树叶映射着太阳的光芒，夹杂着秋天甜润而又清香的气息，微微颤动

着，就仿佛一层层叠在一起的金片，在随风轻歌曼舞一样。

我几乎被陶醉了，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满怀慨叹：“一切都显得那样平静祥和，安宁美好，我要采写的中国黑帮们，究竟在哪里呢？”